

品味:那些人,那些诗,那些风物

“具体的感动人的东西”

——读张新颖《诗的消息,诗人的故事》



◆ 许 珏

这是一部讨论新诗、谈论诗人的小书,对话的意味很浓。用张新颖自己的话说,“如果不是在大学课堂开‘中国新诗’课,大概就不会有它了”。脱胎于大学课堂,一篇篇“诗歌笔记”留下了师者咬文嚼字、思索意涵的痕迹;“细读”“杂谈”时间跨度长达十余年,在重复与兴发之间,让我们窥见课堂上吟咏玩赏的声情,想象师生间切磋琢磨、绘事后素的快乐。虽然书名很谦虚,说不过是“消息”“故事”,但滴水映日,写意传神,透过冯至、穆旦、路翎、海子等个案,我们看到个人的喜怒哀乐,也看到时代的云涌风动,裹挟无数浪花的大河奔流。这些消息,或失于零乱,却自有其诗境,并凝定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将时空的远距离组织在小小的篇幅里,统摄于一种赓发真情的诗学图景。这是一种解放,同时又是一种情思的操练,是只有诗与对诗的欣赏能给我们的。

人的命运由自己抉择,但也离不开所处时代的影响。拿起、放下、权衡、变更,是动荡时代中不可避免的常态。而诗人异乎常人的手艺,是用诗将情感、经验高度陌生化后真实地见证这一切。张新颖的技艺,则是以同样诗一般的语言,剥蕉见心,将诗与言的往复、诗与史的辩证层层揭起。谈下之琳时,《鱼化石》一文借诗底的私情,抉发诗艺琢磨的自觉;《山山水水总关情》从长篇小说的残简看出对“世道人心”的反思。二文并置,知晓小说从开笔到焚毁、辗转中外的命运,诗的抽象与曲折,遂因史的纵深而昭晰;也能领会深沉的情感,如何在显隐交互为用的过程中,结构出独特的艺术风格。“葡萄

苹果死于果子,而活于酒”,本是诗人谈艺的修辞,被拈作标题,成为知人论世的隐喻。

同样,对路翎的理解与“时代灾难一摧毁个人精神—创作才能完结”的戏剧化线性模式不同,张新颖将反思落实到“个人的全部复杂性的尽力恢复和诚心尊重上”,聚焦诗人晚年越过了“炼狱”仍有“极强的火焰”与“闪光”的心脏,提醒我们与其哀叹天才被摧毁,不如关注生命意志的不屈,关注经历重重迷障与苦难之后精神散发出的动人光辉。可以说,从身体到文体,姿与言,声文与形文因情而动,此起彼伏,秘响旁通,在张新颖笔下与具体的历史情境、不同的身心情志结合,打开了“中国新诗”更复杂的意义空间,也演示了文学欣赏之外回到自身、有益自身的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全书的语言,或说文体。析证诗境时,张新颖大量引用诗人日记、书信、论述,努力呈现生活中“具体的感动人的东西”,颇有“以诗解诗”的意味。穆旦的成绩单,戴望舒的申请信,甚至异国同乡朋友的电子邮件等看似与文学语言无关的材料,也被细致引用。善运不亚于善创,这样做,妙在借他人人口吻说出己意,难以妙合无痕且新意迭出,若不能以己意熔裁所抄引材料,则易成冗钉。而在引述中别有微意,读来但觉浸润,达到如盐在水,而非眼底金屑的境界,又是更高的目标,非沉潜其中,体察三昧者不能。本雅明曾说,写一部全由引文组成的作品,缀如珠玉而自成面目,可称至幸。铁网珊瑚,老树新枝,在对话诗人、讲述故事中,旧的诗句与声音错综构建起新的世界,一个关于理想的相互性的伦理世界被召唤,期待着看不见的倾听者。这本小书便是这一愿景的见证,是作者,也是读者的幸运。

略说《邓云乡集》图文本

◆ 陈子善



邓云乡先生是我敬重的文坛前辈。记得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陆灏兄发起,与当时海上文坛前辈有不定期的雅集,参加者有唐振常、金性尧、周劭、鲲西、钱伯城等几位,黄裳先生偶尔也来,而邓云乡先生是每次必到的。他和唐先生也是每次雅集说话最多的两位,侃侃而谈,妙语连珠。以后熟了,他偶尔也会嘱我查条资料。他还为我写了一个条幅,我裱装后至今保藏。

在我看来,邓先生热情诚恳,尤其关爱后学。而他的文字和他的为人一样,清澈坦诚,不板着脸孔,不居高临下,而是娓娓道来,真切地写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平等地与读者朋友交流。

邓先生是北方人,对北京的风土人情情有独钟。他著述丰硕,其中相当部分就是写北京的。他迷恋北京四合院,我只见到1976年后还曾留存的那么一点点,而在他笔下却是那么生动鲜活,充满烟火气。他又是研究《红楼梦》的专家,写《红楼梦》的书一本又一本,开了深入考证红楼风物的先河。他还费了不少心血,以《鲁迅日记》为线索,旁征博引,写下了《鲁迅与北京风土》,填补了鲁迅研究的一个空白……总之,若说邓先生是独树一帜的文史掌故家、散文家、红学家,绝不是过誉。

邓云乡先生的众多著作已见整理,拥有大量忠实的读者。这次中华书局匠心独运,推出了重新编辑校订的十二种《邓云乡集》图文精选本,分为说《红楼梦》、议京中故人旧事、谈花木虫鱼和美食,以及话古今珍籍四辑,而每辑均配以精美插图多帧,则是这部新《邓云乡集》的显著特色。

今年是邓云乡先生100周年诞辰,《邓云乡集》图文精选本的问世,无疑是一个最好的纪念。同时,也一定会给广大“邓迷”带来新的惊喜。

她的生命意识和生命能量

——读《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有感

◆ 陈学勇



第二十二届上海书展,听说比去年一届更火热。在“刷屏”的眼下,这似乎让人有点意外,也令人欣慰。书展有一场《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的分享会,不算小的会场竟座无虚席。而且,听众不时地进来,因座满无奈地退出。

分享会邀约陈子善先生和我,对谈著者于葵女士——即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代领林徽因学位证书的林的外孙女。书展分享会海报题目相当醒目:“林徽因的爱情和友情”,想来主办者着眼标题的号召力,众多读者特别感兴趣于才女的爱情和友情。我倒另持保留看法,林徽因一生,最该引发后世追念的,仅仅是她的婚恋和友爱么?我始终以为,林徽因更值得说说的,当是她积极的生命意识及其惊人的生命能量。厚至六七百页的“回望”,恰好充分印证了陋识。其实此书写到爱情、友情的篇幅很少,以至于拘谨有过。我稍稍犹疑,就偏离海报标题的主题,与读者分享这几点感想。当然不便多说,也不及多说,借“星期天夜光杯”读书版补充几句当时言犹未尽的意思。

恶化。友人费正清安排她赴美疗养,一切就绪,林徽因却毅然谢绝。显然,远离国难中的祖国,那不是她的生活。费正清出资雇佣一名女佣来李庄服侍,她也觉得奢侈,不愿“享受不适当的奢侈”,誓言“在人人挣扎的困难时刻,我必须面对困苦而不退缩”。这方面的“回望”举不胜举,尽管我大体都已了然,还是为平实而生动的叙述所感动,禁不住两眼泪花。有如此坚定积极的生命意识的人,自然蕴含着巨大生命能量,纵然娇小、虚弱、恶疾缠身。在战时僻壤、三餐不济的梁家,林徽因协助梁思成恢复了因战乱而被驱散的“营造学社”;编辑了学界期盼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往往“工作到半夜”,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的宋、元章节,并且校阅、润色了整部书稿。切除肾脏手术后,短短几个春秋,她又实施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筹建(梁思成时在美国访问);起死回生了濒临失传的景泰蓝工艺;不再絮叨国人熟知的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城墙……林徽因身上,生命与事业融为一体。手术前夕,她打量病房信告友人:医院“是民国初年的一座漂亮建筑,一座‘袁世凯式’由外国承包商盖的德国巴洛克式四层楼房”我的两扇朝南的狭长前窗正对着前庭。可以想象,1901年时那窗汽车、马车和民初的中国权贵们怎样装点着那水泥铺成的巴洛克式的台阶和甬道”。此刻仍未忘却建筑问题,未置于生命之外。

林徽因英年早逝,生前也像平常人一样地珍惜生命。四十岁刚出头那年,结核菌侵染到肾脏,必须手术。可能生命就此终止,她留下“遗”诗《写给我的大姐》:“一切小小的留恋算不得罪过,将尽未尽的衷曲也是常情。/你原谅我有一堆心绪上的闪烁。”她也闪烁死神。于葵女士介绍:“如果没能从手术台上下来,她要提前和亲人们说声再见。”所幸手术极为成功。

手术之前之后,珍惜岁月的林徽因决不苟且偷生、为活而活。她喜欢说,生活不是打发日子。又说,少一事不如多一事。她写过读者未曾瞩目的诗篇《一天》《日子》《人生》,咀嚼时光,吟诵生命,不容岁月有瞬息的虚度。四川江村缺医少药,潮湿气候又必定加剧病情

近年关于林徽因的传记、文章太多太多,有尽力渲染她的婚恋故事,也不乏八卦或演义,或者奉成女神。这本“回望”,给了你一位真切的杰出女性,而与女神无涉。读者是不是更应了解,林徽因的价值,远胜于她美貌和才华的,是她充满生机地热爱生命,是不懈追求生命意义,是生命能量的迸发、生命价值的实现。国人素有热爱生命、奉献生命的精神传统,林徽因则体现到极致,为这优良传统丰富了生动内容。林徽因曾经一度淡出公众视野,现今芳名常驻。历史人物林徽因,她的爱情和友情固然给人以启示,如果忽略了这份何其珍贵的精神遗赠,岂不遗憾之至。

从抒情到荒诞离奇的智性写作

◆ 孙琴安



岁月如流。与周黎明从相识到相知,有三十年了。其间多有来往,而其中的主要牵线者,便是诗。

周黎明15岁就开始写诗,兼及散文与小说,旁涉剧本。他曾自印诗集《心寂》《帆影集》,23岁写了话剧剧本,同时陆续写了些散文与小说。2002年,40岁之际,他出版了诗集《独白·对白·旁白》,其中收诗约90首,曾引起过我的关注。这些诗以爱情诗为主,在题材上具有一定的先锋性,都是其感情的真实流露,有几分浪漫,也有几分缠绵,再加上语言表述与时俱进,与传统的诗语言已有不同。

此后,周黎明把文学创作的主要精力和方向就定位在了诗歌上。他在50岁之际制作了诗电影。而近时诗集《余生》的出版,则标志着其诗歌创作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和特色,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中《余生》《当我老了》《肖像》《留言》《群生像》等诗,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优秀之作。概括起来说,有以下三个新亮点。

首先,题材扩大了。拓展到对社会百态的观察和思索,对生与死的思考,也有着对人与自然、城市生态的关注……在时代的风云变化中,他冲破情诗的窠臼,展翅腾飞,描写绘制了更为宏大的诗歌画卷。

其次,表现手法更为多样了。虽然周黎明早期的诗能与时俱进,吸纳了一些新的表现手法,但仍以抒情的方式为主。而到了诗集《余生》,无论是写爱情、友情、亲情、乡情,或世间百态,表现手法显然更为多样,也更为丰富了,如《平行线》的开篇一节:地铁驶出站台的一刹那/我看见对面拼命挥手的你/渐行渐远间/两

条平行的铁轨/已经驶出了二十八年

这是写与一位老同学告别,诗人抓住了刹那那间挥手这一意象,贯穿始终,把分别、重逢的同窗之谊表达得淋漓尽致而又充满诗意。此外,他的《肖像》《数羊游戏》《故乡的云》等,也因独特的构思和意象而耐人寻味;《失语》《陌生人》《木讷》《灵魂饿了》《陪伴》等也各有意味;《投名状》有哲理,却不说理,多通过情节来加以揭示内涵,别具一格。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再次,敢于以智性和荒诞手法针砭弊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多,眼界渐宽,周黎明注意到了一些社会的众生相和不良风气,出于良知和社会担当,他有时也会以诗的方式对此发声,加以提醒。

如果说周黎明早期的爱情诗展示的主要是抒情的才华,那么他的这些暗含讽刺和调侃意味的诗,展示的则主要是他的机智。其《余生》中的不少诗,都是用这种智性的写作方式完成的。试举《肖像》一诗为例:在火车站/偶遇一位女画师/先生画张像吧?/时间来不及了/没关系/她上下打量着我/一会儿/递过来一张白纸/我记住了你的模样/下次来取/若干年后/我途经那个小城/她还在那里/为众生造像/我小心翼翼地索画/画好了吗?/没有/你我是终生/也不能完成的肖像

诗人通过简单的情节,用一种荒诞离奇的手法,写出了人生的诡异,含不尽之意,给人以许多猜测、迷惑、怀疑和寻味,可说是一首比较典型的荒诞诗。

白居易有诗云:“弦凝指咽声停处,别有深情一万重。”周黎明早期的诗以情为主,此可喻其情也;苏轼有诗云:“新诗如玉屑,出语便清警。”周黎明《余生》的诗以奇为主,此可喻其奇也。然不管其诗以情为主或以奇为主,或如何变化,唯愿他能继续与缪斯为伴,在诗歌的天地里自由翱翔。